

每个文化领域都会出现一些奇人奇才,演艺界尤多,书画界也不少。文学无师自通,故文学界也创出不少奇迹。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年纪轻轻,并无多高学历,却一炮打响,一夜成名,轰动社会,影响甚巨。相比较而言,学术界的成名成家要难一些。这里是高学历的聚集地,又要积累,还有一套学术规范和条条框框,“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这对作家不管用,在学术界却是提倡的。因而不少学者成名甚晚,或大器晚成。在此情况下,若要英年成名,创造奇迹,而成奇人奇才,就要少得多。

其实,在当今社会,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学界奇人。他们未必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驰名海外,但他们的学术道路却颇富传奇色彩,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我的师兄邓乔彬,本是华东师大物理系的高材生,骨子里却又爱好文学、文理兼通。在他的再三要求和执意努力下,最终感动了学校领导,允许他转入中文系。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研究生,专攻词学。这

一转身可不打紧,不仅使中国多了一个词学专家,而且还因他培养了一批词学专家,如在央视“百家讲坛”上风头甚健的赵晓岚等,均出自他的门下。他不仅写下了《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上下)、《中国绘画思想史》(上下)等几十部煌煌巨著,更重要的是,他还系统论述了诗与画的关系,提出了与西方人不同的独特见解。

诗与画曾有姊妹艺术之称,我们从成语“诗情画意”中也可窥见二者关系之密切。苏轼甚至写诗标明“诗画本一律”。古希腊西蒙尼底斯曾说:“画是无声诗,诗为有声画。”这些都说明了诗、画艺术的相似与相通。可是,后来西方的不少文论家却又强调了诗与画的区别,如莱辛的《拉奥孔》一书,便是论评画与诗的界限的。这样一来,便拉开了诗与画的距离。而邓乔彬经过全面的比较和深入的分析,既看到了二者的可比性,又看到了诗画艺术的不可比性,更发现了诗画艺术在美学特征上的融合性。在朱光潜、朱自清、钱锺书等人的基础上,把中国的诗、画关系研究,又

大大推进了一步。凡此,与其文理兼通、诗画擅撞的奇特之才与知识结构,多少有些关系吧?

再如我的堂兄孙书安,生于农村,只有小学学历,后到上海参军。但他始终爱读书,学文化,居然读书皆擅,为军中秀才。一次偶然机会,借调《辞海》编辑部参加修订工作,自此便与辞书结缘。复员后曾先后在两所大学任图书馆管理员,业余时间便专心致志地编撰辞书,笔耕数十年而不辍。结果在20年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凡250万字,令我大吃一惊。直至今日,许多科学家、医学家还在翻阅查用。

此后不久,他的《中国室名大辞典》又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前年由中华书局隆重推出,令我更为吃惊,简直匪夷所思。我曾当面问他:“哥的学历不高,一个人却编写了两大部大辞典,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他都淡然一笑,以一种非常平淡的语气说:“其实写辞书并不难,人人都能编写,只要肯下

功夫,钻进去,就能写出来。”他说得轻松,背后下得功夫却难以想象。为写《中国室名大辞典》,他先作资料准备,仅历代室名题记,就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打捞出八千多篇。后共搜得一万多个室名,每室列一条目,并要解释其室名的语源与含义。如曾国藩有“鸣原堂”,必须先考证其出处,才能理解其意旨,否则就写不下去,因而一万多个室名就如同一万多个碉堡,他居然攻无不克,全部占领。恐怕千古以来也很难找到以这等学历做这等学问的。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以上二位仁兄尽管各有天赋,怀揣绝技,学术道路和知识结构也与众不同,有点奇特。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刻苦与勤奋。据我所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心血汗水都浇灌在自己的学术园地里,几十年如一日,才结出了如此丰硕的果实,放射出如此奇异的学术之光。诚如爱迪生所说:“天才只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同时也证实了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断言:“当一个人一心一意做好事情的时候,他最终是必然会成功的。”

且踏春阳过板桥

——新吟附记之六
陈鹤琴

《用鲁迅且踏春阳一绝》:“且踏春阳过板桥,青山白水两迢迢。流年又在鸡鸣里,信宿行舟梦半销。”鲁迅先生二十岁时,应了报纸上的征诗启事,步韵写了《惜花四律》,其中一句是:“且踏春阳过板桥”。差不多也是二十岁,我读到了它,顿时心生喜欢。后来到了百草园。立在午后的阳光里,花草鸟虫,纷纷纭纭,整个园子静静的,只有鲁迅的诗文被心读出声来。鲁迅也曾年少。迅哥儿的境遇,曾经真好。

可叹人际飘蓬,我不如迅哥儿。想起儿时,遇见“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好句子,读起来好爽,心情却很失落。鸡鸣、茅店、月,还有人迹、板桥、霜,这样的家境遇,一个也遇不见。而迅哥儿,一定都见过。“且踏春阳过板桥”,很温文地,说的就是有关他的遇见。

今天有幸了。赶个事儿去,难得早起早出门。沿着华亭湖畔走,无意间踏过了一座座铺满了春阳的旧板桥。真没想到,数十年后,移居城外安度余生,还能补上儿时失落的人间好境遇。

板桥上的薄霜,已有人迹。一些鸟儿,烂漫的叫声,透过嫩绿的流水和柳条,落在板桥上。这里是都市的前世,民风和山水古朴,鱼鸟和文字古艳。所谓九峰,山都不大,却是风骨宛然。所谓三泖,已然漫漫,却是水气琳琅,流水像掌纹和叶脉那样,静流清远。山边有茅店,水中有月色。今生今世,转眼里改变了几千年,只是,“且踏春阳过板桥”这样的境遇,总是人间好境遇。人有许多可以。可以很物质,可以很网络,可以很高冷,甚至可以很无情。只是,人还有些不可以的。譬如不可以没有春阳和板桥。

且踏春阳过板桥,遇见的还有青山和白水。所谓仁者爱山,智者乐水。这里是东海边上,从西边千里涌来的山势,到这里已然平缓和平息了。这里所有的九峰三泖,除了美名,如作为山和水看,可能看到的,也就是看山看水人自身的仁和智了。难得的是,这里的看山看水人,数千年来,还真看出了自身的仁和智的。火烧连营七百里书生陆逊,可算是智者吧。画画提出了南北朝的董其昌,也该是智者。写了《文赋》,为官清正的陆兄弟,为着民族和家国,死而后已的夏家父子、陈子龙,当然是志士仁人。还有黄道婆,衣被天下,慈母般的大爱,也是大仁之人。他们都曾经踏过这里的春阳和板桥的。

春阳、板桥,还听到了鸡鸣声。感觉这鸡鸣很长、很安然,好听。东汉末年,曹操步出东门行,惨然写过“千里无鸡鸣”这样的诗句。家国危亡,这五个字即可说尽。可见鸡鸣,其实是平安,是吉兆。

听到了鸡鸣,春阳暖了起来,安睡一宿的舟子,安然的清醒睡醒了大半了吧?尘世的人们,其实也都是这样的舟子。期待鸡鸣,踏过春阳和板桥。

的交响曲。它的音乐风格包罗万象,巴赫式的对位、戏剧康塔塔、奏鸣曲式、圣乐和俗乐,马勒将这些不同音乐元素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马八”没有采用传统的交响曲四乐章结构,而是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取自拉丁语的赞美诗《降临吧,造物神圣》,第二部分则取自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二部的终场,用德语演唱。表现的是浮士德完成填海造地、造福民众的大业后,赞叹:“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根据他与魔鬼梅菲斯特的约定,说完这句话后,他便倒地离世。然而,在获救的赎罪女子、浮士德生前的恋人格蕾卿的引领下,浮士德获得救赎,升入天国。马勒的妻子阿尔玛曾将自己对《浮士德》终场最后一段诗的理解写信告诉丈夫,马勒非常喜欢,在回信中说:“你正巧挑选出了歌德,你让人窥视你的内心,你笔直地长入高处,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内心。”马勒写完《第八交响曲》后的一个深夜,阿尔玛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黑暗中马勒站在她面前,对她说:“如果我把我的话,或许你会感到一种小小的快乐!”他没有食言,

在《第八交响曲》的钢琴谱上,他写上了这样的题词:“献给我们亲爱的妈妈,妈妈永远属于我们大家,妈妈赠给了我阿尔姆舍尔。”阿尔姆舍尔是阿尔玛的爱称,阿尔玛也许就是马勒的格蕾卿,他将自己对妻子深沉的爱,对理想世界、精神家园的追求,都写进了《第八交响曲》中。

“马八”的结尾极其感人。随着合唱队唱出“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管弦齐鸣,达到辉煌明亮神圣的顶峰。每每听到这里,就会让我想起去年深秋在川西亚丁的一段经历。那天,在徒步前往五色海与夏诺多吉神山中途中,当海拔升到四千二百多米时,高原反应不期而至,连端起相机按下快门都喘不过气来,体力达到了极限。有一刻就想放弃了,然而,仿佛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引导着我的脚步,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上攀登,终于抵达顶点五色海。那一瞬间,山风吹拂,碧波荡漾,胸中油然而起一阵透明澄澈的喜悦……

“马八”成功首演八个月,马勒与世长辞。然而,有“千人交响曲”传世,作曲家当无悔此生,就如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印中岁月

孙慰祖

神龙见首不见尾

七十年代末,菜场慢慢冒出了尾巴,郊区农民自家种的养的捕的排成一行,提着竹篮子的女人男人乐意在那里讨价还价。原先戴着袖章专割尾巴的摇身一变成了专向尾巴收钱的。后来尾巴登堂入室,那些虽不坑人但神色冷峻地和我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摊位突然不见了。慰祖。

注:六七十年代上海的菜场有市场管理员之设,以驱赶甚至捉拿兜卖农副产品之农民为职事。八十年代自由市场日趋兴盛,管理员转而专司收取摊位费。



十年树木

九十年代,周围的田野和村庄很快被楼群淹没。不久,远方的老树却又跟着离乡的人们来到这里,插入陌生的围墙和街道,在细雨和风还有莫名的声色气息簇拥下开始新生。老树慢慢被修削去野性,也注定了永不还家。可斋慰祖记事。



我是2010年被推选为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报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的,当选后,我就一个愿望,要为企业报协会所有成员单位服务好,要当一个好的“住家保姆”,而不是来来回回的“钟点工”。从此,我的手机365天每天24小时开机。

有事印象很深。当年评选企业报好新闻,报上来的不少参评作品有很多“硬伤”,连基本的新闻常识都不清楚,有的明明写消息,却用了通讯式标题;有的明明写通讯,却冠以本报讯。还有的消息从头至尾不分行,直通到底,连导语都省掉了。于是我们决定每年办一期为企业报量身定制的新闻业务培训班,请来上海新闻界的一些资深报人授课,每年的培训班都吸引了众多企业报的编辑记者和通讯员,报名人数总是大大超出预期。有一次下了课,在走道里碰见一个年轻人匆匆忙忙的样子,我便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说要急着去赶火车回苏州。原来他是中铁上海工程局下属的苏州项目部员工,作为中铁工程报的通讯员,他报名参加了这期培训班。天哪,一期培训班八堂课,每周一次,每次他都要坐火车往返上海听课,早出晚归非常辛苦,我特别感动。他却浅浅一笑,

我认识巴金同志

任溶溶

1945年,我译出斯坦贝克的《罐头街》,周予同老师写介绍信让我去见巴金同志,问有否

可能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社出版。巴金同志当时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一座房子的二楼。我到他家,他女儿还只有四五岁,偎依在母亲身边。我的译本他那里不能出版,后来开明书店接受了,但没有出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作协经常接待外宾,宴会上巴金同志作为东道主每次出席,受到外宾作家尊敬。有重要会议,我们也到作协,由巴金同志领我们去会场。如陈毅同志赴京任副总理后,有一次回

上海会见文化界,就由巴金同志带我们到花园饭店参加座谈会。

“文革”期间,巴金同志被指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即译文出版社前身)学习。每次由那里去绍兴路人民出版社开会时,我都觉得作为后辈,有责任护送巴金同志转乘两辆公共汽车去人民出版社。一到那里,巴金同志的朋友便来迎接他,我便悄悄离开他到李俊民前辈身边。有一次在去人民出版社途中,他告诉我他儿子在工厂劳动。

“文革”以后,我就没有和他联系。我是一个不敢打扰名人的人。

此心光明复何言

刘蔚

阳光和煦,准备在电脑上写点东西,顺手放了一张马勒《第八交响曲》的唱片,阿巴巴指挥柏林

爱乐乐团演奏。用古典作品作背景音乐似乎奢侈了些,不过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我总以为,何必正襟危坐去听古典音乐,完全可以边看书写东西或者做其他事情边欣赏,古典音乐只有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才会散发出活生生的新鲜的魅力。

键盘敲击的节奏伴随着“马八”的音乐,不知不觉进入了第二部分的最后几段,音乐变得抒情纯净

而又庄严,我不禁停下键盘的敲击,跟随音乐进入宽广澄明的音乐之境。如果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是他毕生交响乐创作的一个总结,那么马勒《第八交响曲》就是他的顶峰巨作。1912年9月12日,“马八”在德国慕尼黑新音乐节日大厅首演时,舞台上出现了八位独唱,一个850人的大型合唱团(内含350名儿童组成的童声

合唱团),一名管风琴手和一个170人的乐队。如此浩大的交响乐演出阵容,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人遂将这这部交响巨著称之为“千人交响曲”。

马勒从创作《第三交响曲》开始,便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理念:“交响曲必须要包容整个世界。”“马八”可以说是践行这一理念的结晶。这是第一部有人声贯穿始终的交响曲,而且声乐部分如此丰富美妙,有指挥家甚至将它当成歌剧来演绎。这又是第一部将两种不同语言、不同时期的文本写入同一部作品

没想到,一场普普通通的比赛,在企业报里的影响力与电视台选秀节目有得一拼。一位来自上海锅炉厂的厂报编辑说:“因为这是企业报人自己的节日,所以更有亲和力。比赛得奖不是唯一目的,展示企业报人的风采才是正道!”更没想到,好多年年轻人真的很有文艺天赋,比赛时尽显明星范。上海石化《新金山报》的一位女记者,决赛那天唱了一首十分劲爆的歌,边唱边跳,荡气回肠,轰动全场。来自上海歌剧院的专业评委由衷赞叹道:“企业报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一位专业评委在比赛结束后,特意点名请四五个选手留下来,很诚恳地邀请她们加入他所在的合唱团,爱才之心可见一斑。

去年,我们又举办了第二届卡拉OK比赛。今后第三届、第四届……我们还会办下去。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协会工作既要抓好“主旋律”和提升新闻业务的“主业”,也要抓好增强活力的“辅业”。只有两手抓,抓两手,企业报协会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上船舶为海运事业的发展鼓劲,虽然辛劳,但得到了广大海员的认可。

不当“钟点工”

杨锡高

提高,有的新闻作品不输主流媒体,如果参加上海市新闻奖评选也有机会得奖。

“住家保姆”与“钟点工”的区别在于,前者如同家人,什么家务活都干,且随时随地;后者则分工明确,有的专门烧饭,有的打扫卫生,到点走人。所以,企业报协会的服务应该如“住家保姆”,全方位、全身心,而不是“钟点工”,计时做事。比如我们发现,这些年,企业报新人越来越多,要想凝聚年轻人,单靠抓业务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根据年轻人的特点,举办了上海市企业报首届卡拉OK比赛,来丰富年轻人的业余生活。

真诚地说:“以前我们只能在报纸上读到这些老师的新闻作品,现在能亲耳聆听他们的授课,当面请教,真是受益匪浅啊!所以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培训班确实起到了提升企业报人新闻业务素养的作用。丁法官老师对我说,通过这几年的培训,企业报的办报水平每年都在

没想到,一场普普通通的比赛,在企业报里的影响力与电视台选秀节目有得一拼。一位来自上海锅炉厂的厂报编辑说:“因为这是企业报人自己的节日,所以更有亲和力。比赛得奖不是唯一目的,展示企业报人的风采才是正道!”更没想到,好多年年轻人真的很有文艺天赋,比赛时尽显明星范。上海石化《新金山报》的一位女记者,决赛那天唱了一首十分劲爆的歌,边唱边跳,荡气回肠,轰动全场。来自上海歌剧院的专业评委由衷赞叹道:“企业报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一位专业评委在比赛结束后,特意点名请四五个选手留下来,很诚恳地邀请她们加入他所在的合唱团,爱才之心可见一斑。

去年,我们又举办了第二届卡拉OK比赛。今后第三届、第四届……我们还会办下去。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协会工作既要抓好“主旋律”和提升新闻业务的“主业”,也要抓好增强活力的“辅业”。只有两手抓,抓两手,企业报协会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上船舶为海运事业的发展鼓劲,虽然辛劳,但得到了广大海员的认可。



企业之声

